



釣鼈斬鯨撫劍吟 ——論李正治教授的李白詩研究

曾金承

南華大學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李正治教授致力於李白研究數十年，雖然相關著作不多，但形諸文字的論著卻是篇篇擲地有聲。從早期的〈「下江陵」的聯想與李白的江湖行〉到〈李白的「釣鼈」意識〉等，都是具有獨創性的見解之作。本文論述採逆向的研究進程：先整體性分析李正治教授的詩歌研究文本，再從這些資料中探進李教授的詩歌觀念，接著進入其李白研究的核心成就——釣鼈意識。最後，分析李教授對李白提出的文學史定位——「兩漢六朝詩的集大成者」之依據。希望透過本文，能夠完整的呈現李正治教授的李白詩研究成果。

關鍵詞：意象、生命史、天人交盪、樂府、集大成。



Professor Li Zheng-Zhi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Li Bai's poems

Jin-Cheng Tze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Professor Li Zheng-Zhi committed Li Bai decades of research, although related works much, But it is very important works of each . From the early "Go Gangneung" *Lenovo and Li Bai to go travel to Li Bai's "Diaoao" consciousness* are made with a view of original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research progress reverse mining : first holistic analysis of Poetry Professor Li Zheng-Zhi text, and further study of his poetry from these data views , then re-enter the core of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 — Li Bai's "Diaoao" consciousness. Finally, analysis of Li Bai position he made history in literature — " Han and Six Dynasties master of poetry ." Basis. Hope that through this article, Li Bai poem can complete present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of Professor Li Zheng-Zhi.

Keywords : imagery, life course, the struggle of humanity and goodness, Yuefu Poetry, epitomize.



一、前言

李正治教授在大學時代，就已經廣泛涉獵中西文學領域，文學思想由中國古典文學出發，轉進西方哲學、文學理論，再回歸中國文學，最後淬鍊成他早年具體的研究成果－李白詩。對此，龔鵬程先生在李正治教授的著作《至情祇可酬知己》的序言中有如下敘述：

正治肝膽照人，常來淡水山中與我清談，他性靈洵美、哲思深刻，論文談藝，不僅娓娓可聽，而且意境層次之高，罕見其匹。當時他所寫的論李白釣鼇意識、下江陵等文，至今仍為名作。我是從他那兒，才了解到有關文藝理論之範疇、功能和研究進路的。¹

龔鵬程先生簡略的交代了李正治教授的性情與其年輕時期的研究面向，更明確提出李教授早年在李白詩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

李正治教授在大學時期就發表了數篇重要的探討李白詩歌的論文，分別為：

- (一)〈「下江陵」的聯想與李白的江湖行〉，民國 63 年 11 月 13 日刊登於《中外文學》第 36 期。
- (二)〈李白的「釣鼇」意識〉民國 64 年 5 月刊登於《中外文學》第 42 期；73 年 10 月修訂。
- (三)〈李白登金陵鳳凰臺〉民國 64 年 11 月刊登於《鵝湖》月刊第 4 期。

¹ 此篇序文出自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台北：業強出版社，1986 年 10 月）。



以上三篇後來又收集在李正治教授的《至情祇可酬知己》中。

民國 67 年，李正治教授出版《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²該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屬知人論世的範疇：共分三章，第一章「李白的性格與生平」，主論李白事蹟，並從其家庭背景與性格特徵等部份與李白詩風作出繫連；第二章「李白詩的境界」，延續第一章的生命歷程，討論其生命意義的沉思，並藉由這種意義的沉思展開其內容面向，並進一步探究當他「具現各種不同境界時，究竟成功到何種程度」；³第三章「李白詩的風格與藝術成就」，本章討論李白的樂府、絕句等風格特性，並提出了李白是「兩漢六朝的集大成者」的文學史地位議題，⁴此一說法最近雖不乏人提及，如之後的楊義在《李杜詩學》中亦論李白詩是「魏晉風度的盛唐化」，⁵較早之前的胡小石則說：「李白的的主要成就是他完善並完成了漢魏以來的古體詩，對舊體是個總結」。⁶不論是胡小石或是楊義的說法，都不會比李正治教授所提出的「兩漢六朝的集大成者」之看法更全面，此部份容後再詳細說明。下編則是作品賞析，分成三大主題，依序為「跌宕的生命」、「豪逸的情懷」、「俠骨與柔情」。「跌宕的生命」中，李教授提出的「天人交盪」的主張，主要是指詩人（李白）的生命在建功立業與熱烈嚮往神仙的兩個矛盾間的無可掛搭之無奈，本單元共賞析〈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等七首；「豪逸的情懷」主要針對李白的人格和文體的的特色之呼應，本單元共賞析了〈襄陽歌〉等六首；「俠骨與柔情」主要是「統括李白詩

²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8 年）。

³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21。

⁴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45。

⁵ 楊義著：《李杜詩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年 3 月），頁 77。

⁶ 參見胡小石：〈李杜詩之比較〉，收錄於《國學叢刊》第 2 卷第 3 期，1924 年 9 月，該文又收錄於《杜甫研究論文集》（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表現風雲氣和兒女情的兩層面」，⁷表現李白的正義性格與細膩的詩人敏銳度，本單元共賞析了〈遠別離〉等八首。該書最後為附錄，題為「生平的引證」，但是內容主要為詩歌注釋，當中有部分作品的繫年可與李白生平互證，並藉此推論作品所欲呈現的主題、思想。

《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出版時間較早，且偏向賞析，因此民國 75 年出版的《至情祇可酬知己》除了收錄上述三篇李白詩歌研究的論文之外，也從《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中，收錄了〈神奇幻變的李白樂府〉、〈析李白的「襄陽歌」〉、⁸〈析李白的「將進酒」〉、⁹〈析李白的「蜀道難」〉、¹⁰〈析李白的「蜀道難」〉，¹¹共計五篇。因此本書可以說是集他在民國 75 年以前的學思精華的專著。所以，筆者以《至情祇可酬知己》中所選錄的 10 篇關於李白詩的論著作為主要的研究資料，再輔以《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以及李正治教授的其他詩歌論述文獻交互參照，以期完整的呈現李教授早年的李白研究成果。

事實上，李正治教授長年來對李白的研究從未斷輟，他更發下宏願表示將在退休後親赴大陸追尋李白的蹤跡。在南華大學文學系、所也持續開授李白詩歌研究相關課程，可以說他將對李白的研究精華都表現在課堂上。然而，論文研究必須要有文獻作為佐證的依據，所以我們不得不遵此原則，將李教授課堂中，或師友論學中所談及的李白詩見解割愛。因此，在這篇論文將只能算是李正治教授早年形諸文字的研究成果之整理了，這似乎映證了龔鵬程當

⁷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122。

⁸ 本篇在《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的題目為〈襄陽歌〉。

⁹ 本篇在《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的題目為〈將進酒〉。

¹⁰ 本篇在《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的題目為〈蜀道難〉。

¹¹ 本篇在《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的題目為〈遠別離〉。



年之言：

這樣的生命，落入人世機括時，當然就不免要遭到摧折。江湖多故，風霜可畏，正治對此，雖然仍默默讀他的書、寫他的稿，但實亦不免於憤激，也不免於狷退。在我看來，是很可惜的事。但生命本身若真已無憾，則在這昏昏昧昧的環境中，像他這種人物，當然就代表了一種典型，可以讓人聞風興起。¹²

龔鵬程認為李教授狷退，在學術著作方面或許是是如此，因為正治教授的學術著作的量產期大約就是民國 64 年到 67 年左右；然而，就研究的「質」而言，李教授是未曾斷輟的，因此，本文雖以李教授早年的李白詩研究為文獻，但也盡量以他近年的相關作品如〈古典詩歌的符號學解析〉、¹³〈詩歌意象的生成基礎：自我世界與語言〉¹⁴與〈兩漢比興解詩的模式及其形成因素〉¹⁵等作品中的觀念做為映證，以力求其李白詩的學術研究之完整性。

二、李正治教授的詩歌觀念

李正治教授是一個存在感受強烈的人，他重視人存在的價值，因此他對詩歌的研究著重在個體所體悟而形成的意象與個別詩人的生命歷程，也就是詩人的「生命史」研究。

¹² 龔鵬程〈序〉，收錄於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台北：業強出版社，1986 年 10 月）。

¹³ 收錄於《師生論壇》第一輯，2003 年，頁 131-146。

¹⁴ 收錄於「2010 年黃永武先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華大學主辦，2010 年 11 月），頁 26-27。

¹⁵ 收錄於《文學新鑰》第 11 期（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2010 年 6 月），頁 31-56。



（一）意象的生成

李教授肯定詩歌意象的產生，與個體的「自我」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在〈詩歌意象的生成基礎：自我、世界與語言〉中說：

每一個生命個體降生世間，就擁有大致相同的生理結構、生理機能，在與外界接觸中，人的生理覺受也大同小異。但人除了擁有形體之外，還擁有心靈，心靈的覺知能力則因人而異。生命個體的存在，莫不一致的通過這兩個通孔感知世界的一切。當語言捕捉意象而深入生理機能的感知領域，意象即烙上感知內容的標記，給予意象仿似生命機體的機能活力，所以意象可說深深的植根於自我的土壤中。¹⁶

所以在李正治教授的詩歌體悟中，個體生命與環境的互通之下，意象亦隨之而形成。而且最重要的是，這種感知是透過個體存在的兩個層面：生理與心靈。二者貌似獨立，實則相通，每個人的生理感知大致相當，但生理感知傳遞到心靈層次後，個別性個感知差異因此而生，這種差異表現在詩歌作品中（也就是語言文字），其意象的層次即明顯的展現高下之分。

李正治教授早期在評論、或討論詩歌時，就經常論及「意象」一詞，茲舉數例於下：

1. 就詩而言，衡量（藝術成就）的項目有詩的境界，詩的意象、音樂性等語言的構造。¹⁷
2. 在整個詩的結構中，我們的詩人（李白）特別重視各種語言的彈性表現，使其在意象、節奏的呼應中，造成錯綜的美，並使各種形式

¹⁶ 李正治：〈詩歌意象的生成基礎：自我世界與語言〉，頁4。

¹⁷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44。



的美步隨情趣的開展，匯融於意境。¹⁸

3. …但絕句的篇幅短小，**意象**必須濃縮，語言需要極端的精鍊，…¹⁹
4. 文學上，由於創作基本上不能不透過語言來表達，故要尋求不致落為限定的概念而容易引生「先在的美感經驗」之意象組構，在此**意象**組構之中即蘊蓄豐富活潑的意趣，這是中國詩所以強調「興趣」、「神韻」的根本原因。²⁰

以上所舉四例，都扣住了「語言」與詩歌「意象」的關係，從此處可以看出早期李教授就頗為重視詩的的意象問題，並將它扣緊在語言的巧妙表現方面。這種看法表現了他在早期對於詩歌語言所投射對象的敏銳度觀察，並且著重在意象的表現。

不過，我們仔細觀察第四點，可以明顯發現李教授將語言與意象的關係加深化為「興趣」、「神韻」等更加抽象且重感知的概念，也就是在語言所建構的意象中，李教授特別重視「創造性的想像」這種積極的語言表現與功能，這是種避免過度熟化的語言文字，造成詩歌意象的疲弱感而採用的積極性語言建構，並藉以生成新鮮的意象。他表示：

創造性的想像便是先要打破固定聯想的方式，而建立事物間新的關係新的秩序，使表現產生一種新鮮的美感或具體的感覺，平常所謂「意象的鍛鍊」所以重要，進入創造性想像的表達是其目標之一。²¹

雖然同樣重視語言對意象營造、生成的效果，但李教授是不斷深化語言的結

¹⁸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48。

¹⁹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55。

²⁰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264。

²¹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64。



構表現，並藉以形成更多、更新鮮的意象，這在研究、析論李白神奇幻化的語言表現，是一大利器。

語言是形式的表徵，它所構成的意象，不能僅止於架空的文字表象，它必須有作者內在的心靈感知。因此，詩歌的意象組成，除了語言條件外，李教授更提出了作者的自我心靈層次，他說：

文學的思維有兩個路向，一是向內的，回歸到作家的心靈世界，一是外向的，著重於媒介物——語言文字的的組構藝術。…文學如此，屬於文學的詩自然也是如此。在詩評史上，類似前一思維路向的發展，在歷史的早期便已形成。「言志」的觀念重視內在心靈，在詩評史上便是一個重要的傳統，占有很大的勢力。至於後一思維路向的發展，六朝的注重麗辭新藻，明代擬古之格調派俱為代表，特別重視語言文字的藝術。²²

李正治教授從語言的表現層次，在內化到作家的內心世界，形成一種「內心自我+語言→意象」的過程，他雖然提到語言與作者的內心世界各別所佔的比重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文學思維或意象表現，但是這僅止與比重，並非排除，也就是說，作家的心靈世界與語言文字都是意象的生成基礎。

到了近期，李教授對詩歌的意象生成基礎更寄一步思考到了「世界」，指的是作者所存在世界、可能世界，也就是提供各種「物色」給予作者觸發的世界。自此，他對詩歌意象生成基礎的探求正式進入「自我」、「世界」與「語言」的共構條件。他在 2010 年發表〈詩歌意象的生成基礎——自我、世界與語言〉，將這種完整的共構條件提出，並在大綱中呈現出他的問題意識：

²²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265。



一、前言

中心問題：意象的生成基礎何在？

在生成過程中提供各種覺知

意象之象的範圍：物象、事象、假想的喻象

二、意象的自我基礎

中心問題：自我為意象提供什麼基礎？

在生成過程中提供各種覺知

感觀五覺與心靈四覺

認知和意志提供意象什麼東西？（卡住的問題）

情感的移情性

三種想像與想像的範疇誤置能力

三、意象的世界基礎

中心問題：世界為意象提供什麼基礎？

在生成過程中提供各種物象

世界的範圍：實存世界、可能世界、假想世界

四、意象的語言基礎

中心問題：語言為意象提供什麼基礎？



在生成過程中提供語言資料庫

語言的組合軸和隱喻軸

語言的自動化和陌生化

五、結語²³

筆者不厭其煩的將這篇大綱抄錄下來的目的是為了完整呈現李正治教授的思考架構，當中包括他認為「認知」和「意志」應該可提供意象的生成條件，但卻在文字中一時難以論證的「卡住的問題」，筆者也為求其完整性，將這段文字一併列出。就此大綱而言，顯然是專著論文的規模。事實上，李教授在研討會中的論文宣讀的這篇論文也是尚未完成的作品，該文只完成了前言跟第二單元「意象的自我基礎」的一部份。不過，當時與會的學者透過大綱的架構與李教授的部份完成稿，也能一窺李教授的縝密思緒與文學理論的探索之企圖心。

雖然李教授會後未再繼續深入探究此議題，但從他所撰述的大綱與部分內容，已可以大致掌握這些年來他在詩歌意象的探索歷程。因為李教授本人並未完整論述，筆者自然也不能妄自推論其可能的整體面向。僅就這篇論文所述及的意見探討他的詩歌意象之意見。

李教授認為在〈詩歌意象的生成基礎－自我、世界與語言〉所採用的意象為「在作品中具有藝術表現功能，且能激發感覺或心覺之鮮明真切感受的具體形象」，²⁴指的就是將對象物轉成一種能夠引發深的感受的藝術符號，也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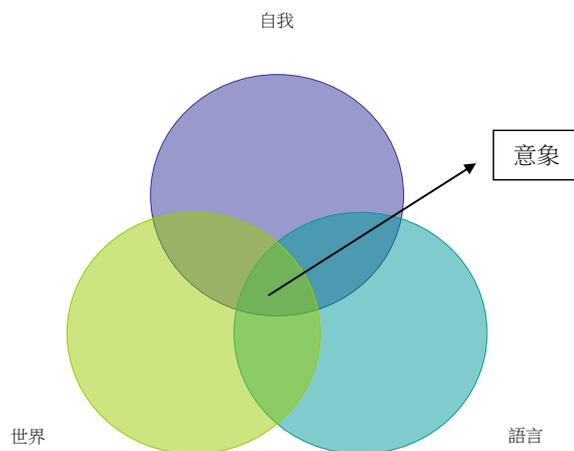
²³ 李正治：〈詩歌意象的生成基礎：自我世界與語言〉大綱。

²⁴ 李正治：〈詩歌意象的生成基礎：自我世界與語言〉，頁 4。



是文字，這種意象能夠產生強烈的內在感受，他並舉描寫棄婦的悲苦命運所使用的「寒雨」與「落花」為例。²⁵

透過對李教授多年來的論詩資料，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他不只對詩中意象的表現重視，也重視理論性的意象生成之探討。他早期從語言的構築現象開始注意，再逐步擴及到「自我」，也就是意象構現的主體、感受者、發動者，接著再論述個人自我與語言表現的空間—世界，此部分李教授原本計畫討論「實存世界」、「可能世界」與「假想世界」，但是很可惜的他的論文並沒有寫到此處，因此我們也僅能從實存的世界去理解，事實上，李教授在論文中也因為篇幅之限，只計畫談自然界之物象。因此，跨越了三十年左右的思索，李教授提出了自我、世界與語言的交互關係而呈現的意象。筆者試圖做出下列關係圖呈現：



²⁵ 李正治：〈詩歌意象的生成基礎：自我世界與語言〉，頁 4。

就上列圖示而言，意象生成的基礎可以分別為自我、世界與語言，但是要形成一個具有深刻價值的意象，卻是三者的互涉效果。

（二）生命史、生命世界的探究

李正治教授研究詩歌時，對於背景的感受度非常強烈，因此，關於作者生命史與生命世界的外緣研究也是他所重視的。雖然在傳統詩歌的研究中，知人論世的生命歷程等背景研究是個普遍現象，但李教授在談到詩歌時，對於生命史或生命世界的看法不僅多，且更為深刻，試舉數例於下：

詩人的詩，就是詩人生命的自白。詩人在人生的種種活動中，把主觀所把握的人生觀以及生活的種種感觸與探尋，一一形之於詩，於是每一首詩都呈現了詩人基本的性情。凡是生命純度越高的詩人，越能表現一貫的人格精神。而其詩作整體，也以作者的生命為依歸。²⁶

綜觀李白的生命史，〈下江陵〉的精神可以說是詩的必然涵蘊，也就是說李白的生命精神無形的滲入詩文之間。²⁷

進入李白的生命世界，直覺的體認是：詩仙的飄逸風姿和雄渾生命是永垂不朽的。²⁸

表面上翻閱李白的生命史，並不容易即刻掌握李白的性格，尤其是李白性格中兩個展現間的曲折關係。²⁹

李白一生，完全循著個人獨立的性格行事，在神仙追求意識上表現超

²⁶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36。

²⁷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45-146。

²⁸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48。

²⁹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57-158。



塵脫俗的遊仙形態。這種生命境界流露在他的詩文中，呈現了「清真」的風格，透出一種恍惚迷離之美。³⁰

考案李白的行蹤，自他離開蜀川以後，曾經盤桓江南十年，然後北上太原，東抵齊魯，歷覽祖國的壯麗山河。蹤跡所至，登山臨海，天才的生命由此更加奇偉豪邁，早期蜀中的英麗風格一轉而為雄渾。由這點，有人便把李白的詩和司馬遷的文相提並論。³¹

以上僅舉數例為代表，因為本文主論李白詩歌，所以在例證的列舉方面比較偏向李教授對李白的討論。事實上，只要翻開李正治教授的詩歌析論作品或是課堂上教授詩歌，詩人的生命歷程與內在生命的情境探析一向都是他所重視的，因為他認為「詩人情有所至，不容止於情，於是聲淚凝為鏗鏘頓挫的聲韻，亂離之境化為各種代表性的意象，相互映發，結合而成藝術性的組構」。³²所以對時代背景，詩人的生命了解是理解詩歌內在意涵的主要課題。筆者認為，要理解李正治教授的詩歌觀念，葉嘉瑩先生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李教授有很多的詩歌觀念是受到葉嘉瑩的影響，其中對於詩人的生命史探討更是重要，葉嘉瑩先生說：

西方近代文學批評家艾略特曾經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題目是《傳統與個人才能》，說的就是一個人所生長的環境以及此環境背景所結合的傳統對個人才能的重要影響。³³

我們可以從葉先生的意見中清楚體認到環境對詩人創作的影響，當然，我們

³⁰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70。

³¹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106。

³² 李正治著：《神州血淚行》（台北：月房子出版社，1994 年 1 月），頁 25。

³³ 葉嘉瑩著：《嘉瑩說杜甫詩》（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7 月），頁 6。



也可以透過詩人的生命歷程去探索相對應詩歌中所欲表達的深刻意涵。

在結束這個單元之前，筆者有必要再加強說明：一般讀詩者都免不了會透過詩人的生命歷程去探求，甚至可以說這是基本的「常識」。然而，筆者將作者生命史與生命的探究，就是著眼於李教授在此部分有比其他人更深入且敏銳的生命感受。李教授在《神州血淚行》的後記中說：

也許那也只是激傷慷慨的情感裏自然蘊生的力量，讀者幸勿以賞析的文字樸實，而忽略讀詩時所必須有的「情感投入」。讀者若能投入亙古以來的悲劇之中，也自然會在傾吐感情之時，選擇樸實有力的字句，…

34

李教授在這段話中，表現了他對讀者的期許，也就要能夠從歷史的深刻體悟與情感的完全投入，方能參透字裡行間的表象之外所對應的現實問題，詩歌的內容條件也才能從此處展開。筆者不嫌煩雜的引述李正治教授在《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中的一段文字，即可透過他的言敘，為此小節作結論性的說明：

李白的詩完整地記錄了這位天才詩人浪漫的一生。從少年時代地任俠好義，青年時代的仗劍浪游，壯年的得意和挫折，到晚年的悲慘結局，李白的詩描寫自己如何熱情卻又蹣跚地跋涉在漫長坎坷的人世道上。他既具著比常人更為多面的性格，又極為認真的投入追尋之路，因此他的生命要比常人更為多彩多姿，而感情的哀樂也比一般強烈而深刻。通過詩人追尋的執著、挫折、快樂、痛苦、希望、絕望、激情、無奈地吟詠，我們看到一個理想型的生命形態，有著奔放豪邁、傲岸不羈的悲

³⁴ 李正治著：《神州血淚行》，頁 322。



劇性天才的形象。這一形象的完整性、典型性，以及其豐富獨創的藝術風格（即李白的人格與文體），標誌著詩人最傑出的藝術成就。這個形象的典型化的深度在於：通過多方的追尋，詩人呈現的是永遠探向廣袤時空的真情。³⁵

三、論李白詩的鈞鼇斬鯨意識

（一）李白的「仙」與「俠」兩端性格

李正治教授眼中的李白生命世界，有著道家式與游俠式的兩種形象，他說：

翻閱李白詩集，誰能不感受到神仙生命展露出來的適性逍遙的情趣，那有如天馬行空的瀟灑美姿，原來就是道家式的詩意化境。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又能發現李白性格的另一個展向：執意在人間世的追尋。這使李白在遊仙的色彩上，又抹上一層遊俠的色彩，表現天才生命的縱橫氣勢和獨立性格。³⁶

李正治教授對於李白詩集中所表現的道與俠兩個面向都曾撰述，他在《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中撰有〈仙與俠〉一節。他認為仙與俠是李白性格中的兩個展向，李白詩中的「仙」與其道教信仰家庭有關，³⁷且又引述葉嘉瑩

³⁵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23。

³⁶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48-149。

³⁷ 關於李白的道教家庭背景，李正治教授在《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已有論及，並舉〈贈張相鎬〉中的「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與「十五觀奇書，坐賦凌相如」為依據，頁 11。



先生的說法佐證：

葉女士指出李白的學道求仙有三種因素：一、由於李白性格原有一份浪漫的狂想，二、由於唐代尊崇老子，奉道教為國教的影響。三、便是李白失望於現世以後所欲尋求的一種安慰和逃避。³⁸

李教授又引述唐人的說法，認為司馬微子說李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³⁹後來在長安會見賀知章，知章讚嘆的說出「天上謫仙人」，可知這不僅是談李白的豐采英姿，更是他的內在氣質之表現。

李正治教授分別在〈李白的「釣鼈」意識〉與〈仙與俠〉中都有談到李白的道家神仙性格，並且舉了八首李白詩作為例證。⁴⁰然而，這種李白與生俱來的性格並未能使他的生命得到真正的解脫。畢竟，李白是人不是仙，面對現實的摧折，使他的生命在「天人交盪」中，被迫必須面對現實，所以「追求神仙，並沒有使李白得到終極的解脫」。⁴¹

因此，李白由超脫的「詩仙」變成人間世的「詩俠」。在「詩俠」李白詩中的俠骨豪情，李正治撰有〈李白的「釣鼈」意識〉專門論述。

³⁸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54。

³⁹ 李白〈大鵬賦序〉：「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稀有鳥賦〉以自廣。」《李太白全集·卷一》，（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3月），頁 1。

⁴⁰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30-31。

⁴¹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32。



(二) 李白詩中的「釣鼈」與「斬鯨」的象徵意涵

1. 關於「鼈」的形象轉為「釣鼈客」

「鼈」的神話源於《列子·湯問篇》：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夏）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箸，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仙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⁴²

可見在鼈的形象初現之時，是有著正面的意涵，並且由其足矣負載五山而可得知其象巨大，此為「鼈」之初始形象。同篇接著又載：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⁴³

此處首見「釣鼈」一詞，連接前段敘述，只是在講述上古洪荒世界的神化想像之建構過程，是偏向敘述性的故事說明，並無神話象徵色彩。而且，同文再往

⁴² 列禦寇：《列子·卷第五·湯問》，明·世德堂本張湛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⁴³ 列禦寇：《列子·卷第五·湯問》。



下則敘述「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終沉於大海，使得「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可見，就價值判斷而言，此處的巨鼈是有其正面價值，負面形象的確是釣殺六鼈的龍伯之國人。

關於鼈的形象轉變，事實上是一種可能性的推測，這種推測出自屈原的〈天問〉，李教授對這種轉折，有如下說明：

但在李白的關照之下，這個神話是以特殊的面目出現。首先是神話中受命上界的海中神物----巨鼈成了海界惡霸，具有了善惡色彩。關於這一「鼈的形象」轉向負面的問題，李白並非是毫無根據。戰國時代屈原是使鼈的形象轉變的一個關鍵，他在《天問》中曾經問過「鼈戴山抃，何以安之？」王夫之《楚辭通釋》云：「鼈之戴山，其任重矣，若恃其神力而抃舞，則必不能安。」鼈戴山而抃舞，自然五山仙界岌岌可危，屈原藉這一情境，發抒其對於楚國權奸與政局的感憤。鼈既有抃舞之說，則把海上大浪、陸上洪水歸諸巨鼈抃舞的傑作，乃是順理成章的聯想。李白詩「鼈抃山海傾，四溟揚洪流」（〈劉別賈舍人至〉），或「巨鼈未斬海水動」（〈猛虎行〉），正是承著這一線索而來。⁴⁴

透過這樣的脈絡分析，李正治教授得出「鼈」的形象不只是一般的負面形象，更具體的指陳鼈的象徵對象已經是誤國的權奸了。李白的性格有屬於俠的部分，「釣鼈」的確是可以具體展現他的人間性作為，同時又附著了部分的仙氣於其中。

⁴⁴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63。



2. 「釣鼈客」的指涉意涵與李白的釣鼈意識

關於李白的成為「釣鼈客」的形象塑成，乃是由宋人趙德麟《侯鯖錄·卷第六》中的記載而來：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鼈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為釣線？」白曰：「以風波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為絲，明月為鈎。」又曰：「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時相悚然。⁴⁵

這個故事的象徵性遠比本身的真實性更為重要，它塑造了李白在性格上的神仙性，與行為上的俠客性格的二重互涉特性，也就是兼具俠的現實性格與仙的超越性格。

事實上，類似趙德麟《侯鯖錄》中的故事並不只李白所獨有，在題為宋人孔平仲所撰的《孔氏談苑·卷五》亦有類似記載：

王嚴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鼈客。巡游都邑求麻鐵之資，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置篋中曰：「下鈎時取此等蒙漢為餌。」其狂誕類此。張祐謁李紳，亦稱「釣鼈客」。李怒曰：「既解釣鼈，以何為竿？」曰：「以虹為竿。」「以何為鈎？」曰：「以明月為鈎。」「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為餌。」紳默然，厚遺之。⁴⁶

這故事應該是衍自唐朝封演的《封氏聞見記·卷五·釣鼈客》所載：「王嚴光

⁴⁵ 《叢書集成新編》第八十六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頁610。

⁴⁶ 《談苑》雖題為北宋孔平仲所撰，但內容多與它書之瑣事相出入，或疑為其書或在平仲前，或與平仲同時，似亦摭拾成編。雖然有此疑義，但其書為北宋人之觀點應屬可信。朱易安等主編，趙維國等整理《全宋筆記》第二編，第五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頗有文才而性卓詭，既無所達，自稱『釣鼈客』。」⁴⁷另外，五代何光遠《鑒誠錄·卷七·釣巨鼈》也有如下記載：

會昌四年，李相公節鎮淮南日，所為尊貴，薄於布衣，若非皇族、卿相囑，無有面者…祜遂修刺謁之，詩題銜「釣鼈客」，將俟便呈之。相國遂令延入，怒其狂誕，欲於言下挫之。及見祜，不候，從容乃問曰：「秀才既解釣鼈，以何物為竿？」對曰：「以長虹為竿。」又問曰：「以何物為鈎？」曰：「以初月為鈎。」又問曰：「以何物為餌？」曰：「以唐朝李相公為餌。」相公良久思之，曰：「用予為餌，鈎亦不難致。」遂命就對斟，言笑竟日。⁴⁸

上述兩則引文中，主角分別為王巖光、張祜，所謁見之人皆為李紳，呈現的故事皆為自稱「釣鼈客」的「狂誕」之士，前往謁見易怒、且輕蔑布衣，「若非皇族卿相囑，無有面者」的李紳，最後都以善對而受到厚待。

就以上類似的事蹟而言，其重點不在事件的真實性，而是在於塑造一個灑脫、不畏強權的形象，這似乎形成一個故事的「模式」，只要合乎形象者即可套入。李白的故事當為最後出，但卻最具生動的形象化。這個故事當是虛構或渲染的，不過，我們也可以由當中得知兩個結果：第一，「釣鼈客」或「釣鼈意識」當是唐宋人對剷除奸邪的豪傑之士的形象；第二，李白、王巖光、張祜三人當中，李白是有具體且一定數量的詩歌中展現「釣鼈」豪氣與理想的人，因此，「故事性」的真實人物還是非李白莫屬了。⁴⁹

⁴⁷ 《叢書集成新編》第八十六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頁646。

⁴⁸ 《叢書集成新編》第八十六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頁300。

⁴⁹ 李正治教授在《至情祇可酬知己》中說：「李白的釣鼈意識時是展現他入世的一面，也是青年李白蘊生的人間意識。《侯鯖錄》的記載在這相應的意識上，可能有幾許真實性，如果故



論述唐宋的「釣鼈客」觀念後，接著討論李正治教授的重要研究成果——李白的釣鼈意識。

李正治教授首先透過李白謁宰相李林甫的故事，建構李白俠義、不畏強權的形象，將李白的人間世面向建立起來，並以此反駁「李杜優劣論」中擁杜派眼中李白的醇酒婦人形象。雖然李教授也認為李白以「海上釣鼈客」自稱投牒之事未必屬客觀上的真實，但就李白的生命史與個人情志而言，卻有其主觀上的的形象特徵，並且有其作品主以映證，他舉了五個例子：

1. 〈贈臨洺縣令皓弟〉

陶令去彭澤，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無絃琴。「釣」水路非遙，連「鼈」意何深。終期龍伯國，與爾相招尋。⁵⁰

2. 〈贈薛校書〉

我有吳趨曲，無人知此音。姑蘇成蔓草，麋鹿空悲吟。未誇觀濤作，空鬱「釣鼈」心。舉手謝東海，虛行歸故林。⁵¹

3. 〈同友人舟行〉

不知青春度，但怪綠芳歇。空持「釣鼈」心，從此謝魏闕。⁵²

4. 〈猛虎行〉

一輪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巨鼈」未「斬」海水動，魚龍

事本身不真實，故事中的李白其人還是真實的。」頁 168。

⁵⁰ 李白著：《李太白全集》，頁 244。

⁵¹ 李白著：《李太白全集》，頁 235。

⁵² 李白著：《李太白全集》，頁 451。



奔走安得寧。⁵³

5. 〈聞李太尉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卿十九韻〉

意在「斬巨鼈」，何論繪長鯨。恨無左車略，多愧魯連生。⁵⁴

李正治教授在文中詳細討論李白釣鼈、斬鼈的理想寄託，以主動的「釣者」而言，當為李白之志無疑；以對象的「鼈」而言，如同前文所述，鼈是指權奸了。因此，釣鼈客李白，就是胸懷剷奸除惡的人間俠客。

仔細回顧《列子·湯問篇》中所描述的龍伯國巨人釣走六巨鼈後，使兩座仙山漂移至北極，並沉入大海。顯現的是鼈的正面形象與龍伯國之人的負面形象，但是在屈原的〈天問〉中使鼈的形象往負面偏移，於是李白就順勢將處於巨鼈對立面的龍伯國人轉成正面形象。李白的〈贈臨洺縣令皓弟〉中說：「終期龍伯國，與爾相招尋」，顯然，詩人已經是對龍伯國產生認同，甚至於自身也在情感上投向龍伯國。再者，故事性的「釣鼈客」李白，是足以投射李白的真實性生命特徵，且李白自言「未誇觀濤作，空鬱釣鼈心」，所以可以說李白至此已自比為龍伯國之人了，李教授說：「李白可能由此感激興起，以龍伯國的大夫自許，希望自己也能投身理想性的英雄行動」。⁵⁵他並將龍伯國之人的行為與李白的「個人象徵」相結合，⁵⁶他說認為「五山之所」是為朝廷，所以

⁵³ 李白著：《李太白全集》，頁 175。

⁵⁴ 李白著：《李太白全集》，頁 359。

⁵⁵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64

⁵⁶ 李正治教授說：「『個人象徵』和『傳統象徵』有別，傳統象徵指那些作為象徵的具體意象，已在文化傳統中一再重複地用來喻指某些其他觀念或事物。如松、竹、梅之類的具體意象，一再重複地作為貞潔有德之士的象徵。個人象徵則指那些作為象徵的具體意象，與個人世界有密切關聯，並為個人一再重複，成為解釋作者個人生命的重要焦點。」《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65。



龍伯國之人前往五山之所乃指李白希望進入朝廷；之後展開釣鼈的行動即為剷除奸險的行為；最後龍伯國人「合負而趨歸其國」，乃是回到自己的國度，符合李白一慣性的「功成身退」之襟懷。⁵⁷

李正治教授將李白的釣鼈意識定位為個人象徵，有雄心壯志，位國除害之心，但卻經常事與願違，「『釣鼈』卻和『空』『鬱』等消極負面的語辭相連在一起」。⁵⁸所以，透過李白的釣鼈意識，似乎表現了他生命中期遭受挫折，徒有壯志而無舞台的「天人交盪」無奈之中。

在〈李白的「釣鼈」意識〉中，李教授除了強調「釣鼈」的「個人象徵」外，也舉出了屬於李白行動上的類似隱喻——「斬鯨」。李教授先提出李白眼中的「鯨」和「鼈」都引喻為權奸小人或亂賊，並舉出數首李白詩為證。⁵⁹因為「鯨」與「鼈」在李白詩中是屬相同的隱喻對象，故而李白有「釣鼈」、「斬鯨」之志，他的詩中有「斬鯨」字眼亦屬常見，李教授亦舉有數例：

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臨江王節士歌〉）⁶⁰

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贈張相鎬〉）⁶¹

⁵⁷ 李白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功成身退的人生觀，李正治教授在李白研究方面也注意到此特點，他說：「在他的思想裡，歷史上的魯連、范蠡、張良、謝安等，都是功成身退的完美典型，也是他的生命向歷史上的投影。」《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50。

⁵⁸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69。

⁵⁹ 李教授在〈李白的「釣鼈」意識〉的注釋 12 云：「李白多用『鯨』比喻亂賊，除『斬鯨』的詩外，又如『鯨鯢噴蕩，揚濤起雷』（〈上崔相百憂章〉），『海水渤潏，人罹鯨鯢』（萬憤詞投魏郎中），『戎虜行當剪，鯨鯢可立誅』（〈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潯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鯨鯢未剪滅，豺狼履翻覆』（〈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剋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鍾山危波瀾，傾側駭奔鯨』（〈留別金陵諸公〉），『金茲討鯨鯢，旌旆何續紛』（〈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參閱《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69

⁶⁰ 李白著：《李太白全集》，頁 122。

⁶¹ 李白著：《李太白全集》，頁 290。



手中電曳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司馬將軍歌〉)⁶²

李白在「斬鯨」的態度上，似乎表現得比「釣鼈」直接，並且認為斬鯨是可以直接「澄清洛陽水」、「海水開」，有其立即效果，這也是李白所認定的「人間正義」，李正治教授說：

在上引詩中「斬鯨」出現時，常和「倚天劍」對舉，「倚天劍」是上古神兵，人間正義的象徵，「斬鯨」則是維護太平的實際行動。在太白生命史上，一直肯定人間正義的，…⁶³

李教授這段文章中，將「倚天劍」的「斬鯨」行動視為具有普遍性的「人間正義」表徵；在主談「釣鼈意識」的專文中加入「斬鯨」的觀念，除了在為民興利除害的觀念具有一致性之外，更有其互補性。因為李白個人在「釣鼈」的理想是與現實相扞格，所以在跳脫李白個別性的「斬鯨」之「人間正義」是具有既定的價值肯定，更能彌補李白在「釣鼈」理想方面的失落。

3. 「釣鼈」、「斬鯨」意識所待解決的問題

李正治教授的〈李白的「釣鼈」意識〉可說是他個人研究李白方面的重大成果，此後亦無人就此議題另行論述，主要原因是李教授已經闡明其要，其他的開展空間不大。

然而，參看〈李白的「釣鼈」意識〉一文可以發現，李教授將「鼈」與「鯨」視為必須剷除的權奸小人或亂賊，此處應無疑義，但不論是趙德麟《侯鯖錄》中的「釣鼈客」李白；還是《談苑》中的「釣鼈客」王巖光；或是何光遠《鑒

⁶² 李白著：《李太白全集》，頁 123。

⁶³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69。



戒錄》中的張祜，他們不僅釣負面的形象的「鼈」，也都以「李相」（或李相公）為餌，究竟這個「餌」是何對象或角色？李教授在他的著作中集中討論「釣鼈客」李白與被釣的「鼈」，但卻忽略了關於「餌」的論述，此處，他只簡單的說：

…因此「何物為餌」的答語裡，便透露了一個屬於人間世的人物——天下無義丈夫，這樣整個故事算是落實了，落實到「消滅天下無義丈夫，維持天下清平」的主題上來。⁶⁴

我們先擱置《談苑》與《鑒戒錄》中的「餌」—李紳的角色問題，單就論述模式而言，都可以得知王嚴光和張祜所用的「餌」都是他們的謁見對象。因為這三個故事是屬於同模式的，所以我們可以得知李白故事中所說的「餌」自然就是李林甫了。因此，當李白說：「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時，李林甫的表現是「悚然」，一方面是懾於李白的豪氣，一方面自知「無義丈夫」是指向自己。

然而，若李白有意消滅權奸，那麼他所要釣的「鼈」權奸小人或亂賊，則「無義丈夫」的「餌」又是何指？當然，我們可以肯定二者皆為危害國家的奸邪，不論是「餌」或是「鼈」皆當除之；亦可視為大、小不一的惡者，捉小惡（「餌」、「無義大夫」）釣大惡（「鼈」），二者皆當誅。

以上關於「餌」的敘述是筆者根據李正治教授的文意脈絡所推、所揣測，但因本文是談李教授的研究成果，故不該有過多的引申、推測，且行筆至此。

⁶⁴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51。



四、李白詩：兩漢六朝詩的集大成者

李正治教授在《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第二章〈李白詩的境界〉中說：

兩漢六朝發展出來的樂府、古詩及小詩，或是詠懷詩、詠史詩、遊仙詩、山水詩等奇特的題材，都到了李白的手裡而金聲玉振，因而他可以說是兩漢六朝詩的集大成者，他的總體成就比往古任何一位詩人還要大。

65

姑且先不論李教授在這段文字中所以出的論證為何，他所面對的挑戰就來自傳統的具體觀點，嚴羽說：

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⁶⁶

顯然，這是一個與李教授截然不同的意見，筆者在這裡不宜過度討論他者的意見，但是，單論李教授的「兩漢六朝詩的集大成」之論點，首先就必須面對除了「李杜優劣論」之外的另一個李杜成就釐清的問題。

李正治教授針對李杜的詩歌成就，有一個堪稱客觀且不涉優劣評述的意見：「李白是古體詩的集大成者，杜甫是近體律詩的開山祖師」。這種看法不僅有其論證依據，更能針對李杜優劣問題提出一個終止的可能條件。杜甫專擅於律詩，內容沉鬱、法度嚴整，深得好講詩法的宋人推崇，尤其江西詩社將他

⁶⁵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46。

⁶⁶ 宋•嚴羽著：《滄浪詩話·詩評》，收錄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4月）頁 697。



視為「祖」，就詩歌的仿學方面而言，是妥切的。筆者以為，杜甫的詩歌「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當是就內容與與材料的條件而言，並鎔鑄這些內容與材料，而自出機杼，故能有「自得之妙」。因此，杜甫所集的大成，是材料與內容之條件，並表現在近體詩的形式上。

至於李正治教授所主張的李白之集大成則不然，他的表現在實際體裁的大量創作與突破，也就是說，李白大量創作兩漢六朝的詩歌體裁，並且在藝術上有超越性的成就。

現存的《李太白集》收錄了李白詩近千首，卻僅是李白一生作品的十分之一左右，⁶⁷根據葛景春的統計，從現存的李白詩集中的 1001 首詩，除去他人偽作的，也有近千首之譜，他說：

從明人劉世教本《分體李白全集》來看，其中五律有 88 首，七律 8 首。五言排律 17 首，五絕 83 首，七絕 85 首，而五言、七言古詩卻有 720 多首，約占其總量的 72%。⁶⁸

葛景春將李白 230 餘首的雜言的樂府歌行列於古詩之中，不管是五、七言古詩，或是樂府、歌行，都是屬於漢、魏六朝的詩歌體裁，就作品的比重與數量而言，李白在這方面的表現的確是非常突出的。這方面的特色，唐、宋文人就已經注意到了，李正治教授說：

吳融《禪月集·序》：「國朝能為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為稱首。蓋氣古

⁶⁷ 李陽冰《唐翰林李太白集·序》：「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它人焉。」收錄於楊家駱主編：《李太白全集》上冊（台北：世界書局，1997 年），頁 4-5。

⁶⁸ 葛景春著：《李杜之變與唐代文化轉型》（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 8 月），頁 8。



高舉，不失頌咏風刺之道。」

皮日休〈劉棗強碑文〉：「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為艷傷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吾唐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

《唐詩記事》：「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拆紅翠，闢開蟄戶，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覽李太白辭，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鯤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吉之篇，若陟嵩之顛視諸阜者耶！』」

不僅樂府如此，古詩裡的重要體式，李白也都有出色的表現。宋代的劉克莊說：「太白古風與陳子昂感遇之作，筆力相上下，唐之詩人皆在下風。」⁶⁹

李教授透過唐、宋人的討論，指出李白的樂府、古詩很早就備受肯定。然而，就這些帶有抽象性與概論式的論述，僅能表現一種概念式的肯定，我們無從藉此把握李白樂府與古詩的真正風貌與價值。

李正治教授明白揭示李白是「兩漢六朝的集大成者」，他所持的理由並不只是相關的作品數量多，也不只是他繼承兩漢六朝發展出來的各種詩歌體裁，他所認定的集大成是上述各類體裁都到了李白手中才金聲玉振。也就是說，李白並非亦步亦趨的跟隨在兩漢六朝詩人之後，而是透過他的詩才擴大意境、內涵等，總而言之，就是李白在這方面的成就超越了兩漢六朝的作者。

⁶⁹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46-47。



以下就李教授的意見整理析論之。

(一) 樂府詩的集大成

李正治教授在《至情祇可酬知己》引用胡適在《白話文學史》的論述，提出李白詩的三個長處總結其為樂府的集大成者。李教授的意見雖然是引用自胡適，但他對李白樂府詩的三個長處均有實際為文論述，以下分三部份引述說明：

第一、樂府本來起于民間，而文人受了六朝浮華文體的餘毒，往往不敢充分用民間的語言與風趣。李白認清了文學的趨勢，有意用「清真」來救「綺麗」之弊，...⁷⁰

李白的「清真」表現是採用回歸原始樸實、流暢的語言，容納民個的風格，如〈襄陽歌〉中的：「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人自倒非人推」、「李白與爾同死生」都是如此的輕鬆且自然流露。「在三段裡使用的語言極為樸素淺白，民間童謠的語言，俚俗的語言，在重導歡樂的情境中，都化作富有情趣的文學語言」，⁷¹尤其李白將自己也融入其中，呈現出如臨現場一般的和樂融洽。

第二、別人作樂府歌辭，往往先存了求功名科第的念頭；李白卻始終是一匹不受羈勒的駿馬，奔放自由。故能充分發揮詩體解放的趨勢，為後人開不少生路。⁷²

李白傳世的樂府詩有近 150 首，其中有的沿用古題或稍改題目，但表現的卻

⁷⁰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88。

⁷¹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92。

⁷²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88。



是李白的生命，樹立他個人的「雄放」風格，李正治教授說：

尤其擬作或創作中，李白均能融入自己的生命，樹立獨特的「雄放」風格，這種風格的鑄成，可以從氣質生命到藝術生命力加以解釋，然而這種風格卻是往古的樂府詩難以達到的境界。⁷³

李教授在此談到了生命的融入，也就是成就了李白樂府詩的特殊性—雄放。筆者以為這部分可以舉李白的傳世名作〈將進酒〉與漢樂府〈將進酒〉比較，即可輕易分曉。首先看漢樂府〈將進酒〉：

將進酒，乘太白。辨加哉，詩審博。放故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
使禹良工，觀者苦。

夏敬觀曰：「古者戰勝而歸，飲於宗廟，曰：『飲至』。」乘太白，《漢書·敘傳》：「飲滿舉白」。「太」，或云：「大」。「乘」，剩也。謂飲盡剩空杯。「辨加哉」，「辨」、通，⁷⁴即 加爵之意。「審」，度也，⁷⁵「博」，多廣也。謂飲酒多巡，前人所度之曲也多，用以配合飲酒奏樂。「放故歌」，放，依也，⁷⁶因前人所度之曲多，故依其舊曲而唱之。「心所作」，云雖依舊曲而唱，實為吾心所感發。「同陰氣」，「陰」，飲也。⁷⁷故莊述祖改「陰氣」為「飲汔」，「汔」，盡也。「悉」、

⁷³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46。

⁷⁴ 《左氏·定八年傳》：「辨舍爵於季氏之廟。」杜預注曰：「辨，猶週也。」參見《春秋左傳注》（修訂本），楊伯峻編著（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10 月第五次印刷），頁 1570。

⁷⁵ 張衡〈東京賦〉：「審曲面勢。」薛綜注：「審，度也。」參見《增補六臣註文選》，梁·蕭統編；唐·李善等註（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72 年 9 月），頁 63。

⁷⁶ 《國語·楚語》：「民無所放。」韋昭注曰：「放，依也。」（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72 年 9 月）。

⁷⁷ 《周禮·酒正》鄭玄注：「后致飲。」賈公彥疏曰：「飲是陰。」《十三經注疏本》，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索」，皆謂「盡」也。⁷⁸意為當杯中之酒一飲而盡之時，所奏唱的詩歌也已演奏殆盡。

本詩甚古，所以句意不易理解，故筆者不厭其煩的加以解釋。接著看李白的古題樂府〈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鬥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錢，逕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⁷⁹

李白的詩中，多有表現時空感受的壓迫與無奈，但是他在處理這種感受時，所表現的感受的卻不是〈古詩十九首〉中的幽微苦悶；同樣是飲酒，〈古詩十九首〉中的是「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⁸⁰帶有悲歎與無奈。李白在〈將進酒〉中，同樣表現無奈與牢騷，但卻充滿浪漫式的雄放之氣，就如李教授所言：「雖然說詩人無能解除愁緒的壓逼，可是當他呼喚我們也舉杯共飲之際，他的豪情暫時蓋過他的憂苦，而為我們留下一幅永恆的畫像——與爾同銷萬古愁」。⁸¹

⁷⁸ 張衡《東京賦》：「悉率百禽。」薛綜注：「悉，盡也。」；陸機《歎逝賦序》：「索然已盡。」李善注曰：「索，盡貌。」二者均收錄於《增補六臣註文選》。

⁷⁹ 李白著：《李太白全集》，頁 89。

⁸⁰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頁 539。

⁸¹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200。



李白的〈將進酒〉雖然是古題樂府，但表現的氣度、境界與雄放曠達，完全是超越兩漢六朝的格局，全然是屬於李白式的樂府境界。

其他如〈公無渡河〉，李正治教授則有如下見解：

黃河的咆哮，狂夫屍骨掛在長鯨的白齒上，筊篲的悲傷正不絕的喚起這些可怖的意象，妙在這種天人永隔的悽愴，就在詩的末端和開端黃河的怒吼相互對映，他的表現已超越感情的呼告而達到意象呈示的境地，這是古詞表現不及的地方。⁸²

李教授認為李白的這首詩中使用三、五、七、八、九言的雜體形式，語言表現錯落有致，是其特色。筆者以為，這樣的語言表現，是自然流暢且樸拙，使讀者在閱讀上隨其文字自然展開畫面的臨場感受，卻又不會被過多的技巧干擾。所以李教授肯定李白〈公無渡河〉的結構完整性與意境的深度，已經超越了漢代的古作。

李白的〈蜀道難〉也是李正治教授特別提出討論的重要作品：

再以「蜀道難」來說，六朝間有梁簡文帝、劉孝威、陰鏗等人的作品，都是五、七言的短篇，只是經知性傳達蜀道難的形狀，無由多方讓人深深的刻下難忘的印象。可是李白的詩卻是與眾不同的。⁸³

相對的，李正治教授認為李白的〈蜀道難〉從更具深度的歷史、地理與人事的重重險難，一層層展開蜀道之難的印象；另外藉由詩歌的文字表現出視覺的震撼性與聽覺的節奏旋律，透過不同感觀的接受，不斷推進蜀道之險。「至於

⁸²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84。

⁸³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84。



意象的創造及節奏與敘述、感情的緊密配合，完全刷新了古樂府所能達到的境地。是透過了詩人的完美表現，『蜀道難』才成為亙古不磨的印象。」⁸⁴

最後，筆者再引述胡適所提出第三點意見，做為本單元的結束：

第三、開元天寶的詩人作樂府，往往勉強作壯語、說大話；仔細分析起來，其實很單調，很少個性的表現。李白的樂府有時是酒後放歌，有時是離筵別曲，有時是發議論，有時是頌讚山水，有時是上天下地作神仙語，有時描摹小兒女情態，體貼入微，這多方面的嘗試便使樂府歌辭的勢力侵入詩的種種方面。兩漢以來，無數民歌的解放的作用與影響，到此才算大成功。⁸⁵

題材的多樣與個性化的表現是李白樂府詩的超越之處，也是前述意見的整體面向。李正治教授在《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與《至情祇可酬知己》中收錄了部份李白樂府詩的討論，並給予高度的肯定，更重要的是，這些肯定是出自李白樂府詩歌藝術對兩漢以來作品的超越。

（二）正宗體式的古詩

兩漢六朝的詩歌代表作品是樂府與古詩，李白在樂府方面的成就已述於前文。而李白的古詩創作數量，約有 500 首左右，其中以〈古風〉五十九首為代表，李正治教授說：

不僅樂府如此，古詩裡的重要體式，李白也都有出色的表現。如詠懷詩，李白繼承了阮籍、陳子昂、張九齡的傳統，創造了古風五十九首，

⁸⁴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84。

⁸⁵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頁 188。



藝術上的風格都是託諭諷詠的正宗體式，評價很高。⁸⁶

李教授對於李白的集大成之說，都是站在繼承與創新、超越的角度來判斷。在繼承方面，李白的古詩表現了詠懷、詠史、遊仙、山水、田園，以及六朝的小詩等詩歌主題，可謂全方面的承接；更重的是，李白並非亦步亦趨的拾前人牙慧，而是在繼承之外，有了創新與超越，這才足以稱李白為「集大成」。

李白的〈古風〉五十九首最他為出色古詩，當中的題材包括了詠懷詩、詠史詩與遊仙詩等，是李白最具代表的古詩佳作。李正治教授對李白的〈古風〉五十九首有高度的評價，並視為「正宗」，李正治教授所謂的「正宗」，恐怕不是仿自漢魏六朝之意，而是帶有詩歌正向生命肯定的意義。

以詠懷主題而言，李教授認為李白的詩歌中經常表現的是對時間的悸動，這源於一個有心用世者對「時不我予」的蒼茫哀傷。所以他以李白青年所作的〈大鵬賦〉定調他的生命，再以生命的有限映襯李白生命的悲涼面：

「萬古愁」便是詩人深深體認人在宇宙變化中不能定位的蒼茫哀感，時間的變化是基調，世情的變化是第一主題，理想的摧折是第二主題，…這類意識，賦予了李白詩作非常悲涼的一面。⁸⁷

李教授接著引述了古風第十一首與擬古詩中的「人生如寄」之感悟，⁸⁸李白的詠懷詩藉由人類對時間的無力抗衡，抱負、理想的落空，產生一種充滿現實的

⁸⁶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47。

⁸⁷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27。

⁸⁸ 李白古風第十一首：「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擬古〉十二首之九：「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兔空搗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歎息，浮榮何足珍？」



無力感。而李白在這個面向紹自兩漢以及六朝的阮籍等人，乃是政治抒懷的傑作，《唐宋詩醇》卷一評李白的古風為「遠追嗣宗〈詠懷〉，近比子昂〈感遇〉，其間指事深切，言情篤摯，纏綿往復，每多言外之旨」，因此認為他為「風雅之嗣音，詩人之冠冕」。⁸⁹詩人之冠冕是繼承〈風〉、〈雅〉六朝、初唐等優秀傳統而來。

在上一單元中已曾說明，李正治教授認為「仙」與「俠」是李白性格中的兩個面向，也是他詩歌中所表現的兩大主題：「遊仙」與「遊俠」。「仙」與「俠」是李白生命性格中的天然成分，首先談他的遊仙詩。

李正治教授論李白的遊仙詩，是從李白生命中的兩種心靈面向：一種是真正的將自己融入神仙的領域，「他的動作比一般神仙更為瀟灑而有仙味，這樣的詩，最容易捕捉詩人人格上超舉的美學情趣」。⁹⁰這類的詩，李教授舉了〈古風〉第四十一、第七、第十九、第二十首為例，李教授說：

…是詩人追尋神仙的一貫特色，很自然的把我們導引到一個超越而和平的仙境，在這一部分，詩人留下了許多比六朝遊仙詩更生動活潑的作品。⁹¹

在單純的遊仙詩中，就內容表現方面，李白是超越前人的。另外，李白的遊仙詩中，又有一類屬於「天人交盪」的無以逃遁與寄託的痛苦，也就是詩人面臨現實生活的摧殘之後，卻又無法真正達於仙境的懷疑與痛苦。因為「人畢竟不

⁸⁹ 清高宗：《御選唐宋詩醇·卷一》（台北：世界書局，民 77 年），《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⁹⁰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30。

⁹¹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31-32。



是神仙，不能化為神仙而脫離苦痛的世界」，⁹²這類的古詩，李教授舉了〈對酒行〉、〈登高丘而望遠海〉、〈日夕山中忽然有懷〉、〈擬古〉(仙人殊恍惚)為例，李教授說：

…浮現了詩人對仙的懷疑，無可迴避虛幻的痛苦正在摧傷著他，他想藉酒逃避，然而酒只能遺忘憂愁於一時，痛苦的輪迴並不可止。⁹³

李白的遊仙詩並非消極的逃避，他有神仙性格，卻落於人間，因此，他對神仙的追求，並沒有使生命獲得解脫，於是，遊俠的的性格，成了李白的現實追求。

李白的遊俠、詠史、山水、田園，以及六朝的小詩等，也都頗有成就，談到遊俠，就如同李白的真實人間性格一般，他的〈贈何七判官昌浩〉展現的就是「解世紛」、「收奇勳」的行俠仗義性格，相信在中國文學史上，沒有一個詩人比來白更接近於俠客行為與思想，而李白的遊俠詩也就是順其性而發。

關於李白的詠史詩，李教授認為「李白的古風中也有出色的佳作，可以和左思爭一席之地」；⁹⁴至於山水田園，李教授認為李白的作品也有出塵的境界：

置於山水田園的吟詠，李白也有細緻的描繪和出塵的境界，山水比謝靈運更有一分仙氣，而田園也得到陶淵明的神味(李白的田園詩很少，但境界已到)。⁹⁵

李白曾多次隱居，且循著他的遊仙性格去創作山水田園詩，自有其高妙之處，此處李教授很敏銳的從李白的「天仙之才」為作者主觀條件論山水田園詩，是

⁹²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30。

⁹³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32。

⁹⁴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47。

⁹⁵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47。



很有見地的切入點。

關於六朝的小詩風格，李白更是能掌握其神韻，李正治教授說：

末如六朝的小詩，李白更是寫得神韻超絕，當時只有王昌齡足以相比，但王昌齡卻缺少其他方面的成就。⁹⁶

其實，李教授認為王昌齡欠缺的是「神」，也就是對於短小篇章中的神韻之捕捉，李白在六朝小詩的繼承方面，可以以〈子夜四時歌〉為代表。李白的子夜四時歌完全掌握民間詩歌的神韻，用字淺顯而餘韻無窮，對於平民的生活無奈與哀思，表現得情意綿長而不氾濫，這完全是李白的天賦條件與長期與民間接觸而得到的自然反應。

最後，以楊義先生的類似看法做為本單元的結束：

李白詩對於魏晉風度、六朝風流，往往於繼承中多有變異，於熟悉處製造陌生，於整合實現創造。從三曹到孔融、王粲，從竹林七賢到陶淵明、山簡，李白詩都與之有「合中不合，不合中合」，...⁹⁷

這段話，呼應了李教授所說的：「由於兩漢六朝詩的主要成就，均能在李白的創作中找到相俾的創造成果，而且在許多地方有更生動的感覺，因此我們說『李白是兩漢六朝詩的集大成者』是可以成立的」。⁹⁸

⁹⁶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47。

⁹⁷ 楊義著：《李杜詩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年 3 月），頁 86。

⁹⁸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頁 48。



五、結論

李正治教授對李白詩的研究專著雖都屬於早期，其中也有因為引述資料的問題而影響研究的結果，⁹⁹不過，從他的研究的深度與面向而言，依舊可以看出他對李白詩歌的見解極為深入，而他所提出的「釣鼈意識」、李白詩歌的地位等意見，以今日的角度來看，依舊中肯可觀。

本文原本試圖透過李正治教授的著作，綜合析論他的李白詩研究成果，但是當筆者下筆寫作時，發現他相當關注李白的生命外在歷程與內在精神，雖然能提出他的主要研究面向析論，但卻無法做出完整的探討。比如李正治教授所重視的「天人交盪」、李白的樂府體式、酒與月的意象等，都因為篇幅之限而無法做完整性的論述，實為遺憾。

最後，筆者以為，從文字的書寫看李教授的李白詩歌研究成果，只能看出他年少時超出同儕的詩歌敏銳度與思考的深刻性；事實上，這些年李教授對李白的研究未曾稍減，只是他將這些研究的體悟表現在課堂上與生活中，或許，這是更接近於李白的「李白詩歌研究」吧。

⁹⁹ 如〈「下江陵」的聯想與李白的江湖行〉一文採用詹瑛的《李白詩文繫年》而將〈下江陵〉一詩的背景設定為李白二十五歲，初離四川時的心情描寫，與現在所認定的晚年遇赦心情有異。



參考書目

- 〔唐〕李白：《李太白全集》（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 3 月）。
- 李正治著：《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8 年）。
- 〔東周〕列禦寇：《列子》明·世德堂本張湛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 〔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4 月）。
- 李正治著：《至情祇可酬知己》（台北：業強出版社，1986 年 10 月）。
- 李正治著：《神州血淚行》（台北：月房子出版社，1994 年 1 月）。
- 楊義著：《李杜詩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年 3 月）。
- 葛景春著：《李杜之變與唐代文化轉型》（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 8 月）。
- 葉嘉瑩著：《嘉瑩說杜甫詩》（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7 月）。

